

# 四十年后重访朝鲜



甘德拉丽娅·罗得里格斯·埃尔南德斯

47.781/1

# 四十年后重访朝鲜

甘德拉丽娅·罗得里格斯·埃尔南德斯



朝鲜·外文出版社·平壤

1994

... 革命... 斗争... 无产阶级... 人民... 民主... 主义... 共和国... 印刷...

###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印刷

T-40648

## 致 读 者

我既不是作家，也不是记者，因此没有文学活动经验。我只是作为法律工作者为记述我在朝鲜的见闻而执笔的。

作为律师，我为法律工作献出了一生。我要在这本书里毫无修饰地写下我的感受。对于那些曾给我带来震惊的东西和目睹耳闻的事实，我的记述完全是出于自己的义务感和习惯。

现在，我享受着社会保障待遇，同时任古巴全国法律工作者联盟所属哈瓦那市律师协会委员长。

博士 甘德拉丽娅·罗德里格斯·埃尔南得斯

1993年12月

## 目 录

- 1 在天上过生日 ..... (1)
- 2 当时的木桥呢? ..... (2)
- 3 激 情 ..... (8)
- 4 正确的思想是从深邃的地方出现的·· (15)
- 5 即使海枯石烂 ..... (23)
- 6 人类的希望之灯塔——朝鲜 ..... (27)
- 7 树 要 挺 拔 ..... (31)
- 8 肯定笔的作用的国家 ..... (41)
- 9 “若有人用手枪威胁，就要拿大炮  
回答” ..... (48)
- 10 冰封三尺，河水仍在奔流 ..... (54)
- 11 崇高的荣誉，宝贵的称号 ..... (62)
- 12 树木至死挺立 ..... (67)

## 一 在天上过生日

我应邀前去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真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简直使我惊讶不止。我已是退休的老人，还让我到朝鲜去哩！

邀我去访朝的不是别人，正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他对我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小小功绩至今还不曾忘怀。

我是在做梦，还是醒着呢？若是梦，千万不要醒来……

我奔到马利亚·叶列娜跟前，让她拧一下我的胳膊，好证明我是做梦还是醒着。我的的确确是醒着。

我在准备行装的日子里，那份激动、喜悦和疑惑交错的感情，的确难以用语言来表达。

我回想起40年前处在血泊里的朝鲜，在我眼前又浮现了侵略战争的景象；废墟，烧毁了的住房，空中强盗野蛮轰炸留下的弹坑，抓起一把土就见里面几乎全是弹片的那荒废了的土地……

在短暂的40年里，曾经是那样子的朝鲜，竟站起来能与帝国主义堡垒相对峙了！

被人们认为是社会主义堡垒的苏联，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像烟雾般消散了；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经历

着资本主义厄运。这一切，自然使我想到了朝鲜，想到巨人般挺立在世界、历史和人类面前的英雄般的朝鲜。

我满怀遐想地渡过了大洋，到了莫斯科。我一到那里，驻俄罗斯的朝鲜大使同志就亲切地邀我赴午宴——原来是替我做生日。这真是意料之外的殷切款待。在去平壤的机舱里，朝鲜服务员姑娘又一次祝贺了我的生日。

到达朝鲜后，我马上坐车在平壤市街兜了一圈，我想把这里的一切都毫不遗漏地收在眼帘里。眼前一个接一个地出现了凯旋门、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五一体育场，还有那火炬熊熊的主体思想塔。我打算回到住处去休息，不想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长同志在等着祝贺我的生日。他亲热地挽着我的手臂，把我带到摆着寿糕的丰盛的餐桌前。

毫无疑问，这会成为我美好的回忆。

我竟过了三次生日哩！

朝鲜的人们以传统的友爱和亲热再次拥抱了我。我体验了他们亲如手足的爱，而那是朝鲜人民崇敬为天帝的金日成主席播在每个朝鲜人的心田里的爱。

## 二 当时的木桥呢？

我们从农村和城市奔到一处，

锯子、铁锤和镰刀，

那是人们手中的斗争武器，  
人们同声高唱生活之歌，  
勇往直前去占领地球。

我坐在飞机上，重温了莱希诺·贝德鲁索这首诗的内容。

镰刀、锯子和铁锤是劳动者手中的斗争武器，用它们可以创造，可以建设，也可以重建。但是，在我们的时代，如不依靠科学和技术，就不能实现阔步前进。也就是说，要把变成废墟的朝鲜重新建设起来，靠那种原始的工具，即便发挥再了不起的英雄主义，也是不可能的。

我通过新闻报道和访问过朝鲜的同志们带来的有图片的杂志、图书以及其他渠道，了解到社会主义朝鲜取得了发展。

我回顾了1963年访问朝鲜时的情景。当时，朝鲜刚刚从战争废墟中站起来，掀起了以一天奔跑千里的千里马为标志的群众运动——千里马运动，不断前进，但发展水平还不太高。

我回顾着那时的一切，想象着今日的情景。

我一抵达顺安机场，便看到了朝鲜的新面貌。机场建筑是崭新的，从那里伸展的公路两旁矗立着新式高楼住宅，两边的行道树枝叶繁茂。

车子载着我奔驰在通往首都平壤的宽阔的大路上，



我急于想看到从1963年就摆在我家的朝鲜精神的象征——千里马铜像。可是怎么也看不到它。原来一切都变了。有一座雄伟的“大门”，像表示欢迎似地出现在我面前。女翻译员同志告诉我，那是“凯旋门”。我跟着她喊了一声“凯旋门”。陪我同行的女干部殷切地说：

“金日成主席为了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解放祖国，从早年就开展艰苦斗争，一直进行到1945年。这是为了将他的丰功伟绩世代流传下去而建立的纪念碑之一。”

我抬头望着那缀有镏金大字“1925——1945”的瑰丽的大理石门柱。

我说，这座凯旋门蕴含着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精神。那位女干部表示同感，并语意深长地说：

“朝鲜人民是怀着白头山的革命信念生活和斗争的，他们以千里马速度进行建设，取得了发展。”

来到住处，卸下行装，就同对方讨论了预定的访问日程。

我访问了几个地方后，终于到旧情深厚的朝鲜边境城市新义州去了。新义州对我来说是难忘的地方。我很想走过当年走过的那座木桥；看看1951年5月17日我第一次脚踏朝鲜土地时住过的那座炸毁了一半的建筑；又想沿着当年走过的从新义州到平壤的路再走一趟。

我很想同朝鲜人民在一起，坐一坐普通列车，于是

提出了要坐火车旅行的要求。

由朝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千副委员长同志陪我旅行。我们在一起谈了关于古巴和朝鲜之间的友谊，关于与共同的敌人相对峙的两国人民的团结，关于我们的祖国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之路的决心。

在列车上我认识了一些人。他们当中有一位像见到老朋友似地和我坐在一起亲切交谈。他说，古巴和朝鲜虽然地理上相隔较远，但是站在反帝反美的一条战线上，同共同的敌人对峙着，我们是心连着心的革命战友。

我的心充满了热烈的感情和喜悦。我置身于火热的兄弟般的情谊之中，对秋天的寒意毫无觉察，火车轻快地急驰着，使我的心情更加欢快。

我透过车窗望去，眼前的一切都使我入迷。整齐的农田、雅致的新式住房、拖拉机、汽车、厂房，根本看不到40年前被破坏的痕迹。可是，火车离新义州越来越近时，我喃喃地说，当年那座桥一定还在那里，我一定能认出它来。还有，当时住过一宿的“饭店”也会找到。

千同志和翻译员和蔼地微笑着摇了摇头说，那是绝对找不到的。可是，我在心里仍固执地说：“不，一定要找到那座桥和‘饭店’。”

那是深深地印记在我的心里的。40年前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

为了调查美帝国主义对朝鲜一般居民的野蛮暴行，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派出了调查团。我作为调查团的一员，在夜间乘伪装了的小船渡过鸭绿江，来到我们的目的地朝鲜，第一次踏上了这块土地。我们走过了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的破旧的木桥。朝鲜妇女拿着芬芳馥郁的花束热烈地欢迎了我们。这样的相逢使我们都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滚滚的热泪，兄弟般的拥抱，我们的友好情谊就这样结成了。

十五的月亮像灯塔似地照亮了市街。那是1951年5月的一个夜晚。

为了给我们恢复体力，备下了简单的晚餐。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朝鲜妇女，她像唱摇篮曲一般小声唱起了歌，同时把我的手握起来紧贴在自己的心窝。我们无需用言传，就能这样心意相投。

过了一会儿，我们到了住处。那里并不是饭店，是炸毁的建筑的一个角落。

1950年11月8日，新义州遭到了轰炸。美帝国主义投入100多架飞机，把这座城市炸成了废墟。2100座公共建筑、6800幢住房、17个小学中的16个、19个中学中的12个都遭到破坏。5000多人遇难。房顶上有着红十字标志的两座医院，因中了烧夷弹被焚。在那烈焰中牺牲的，除26名病人外，还有前来赶集的2500名普通百姓。

美帝国主义的这种行为只能称之为灭绝人性的暴行。

我们调查组坐上“吉普车”驶向平壤。一路上，敌机

向我们扫射，把我吓得魂不附体。我当时只觉得“防空”和“死亡”之间正该画等号。当我和我的朋友们奔向洼地时，有许多枪弹雨点似地落在我们周围。

我在恐惧中想到了祖国和家，想到我能不能活着回去。

我的朋友们想着她们的孩子和家庭流下了眼泪。但是一步也不曾后退。

我没有忘记初次听到的“防空”这个词。就是现在我仍认为这个词与死亡具有相同的意思。

列车放慢速度，吼叫着驶进车站。我们走向月台。

一踏进新义州这地方，我就怀疑自己的眼睛。这里真的是新义州吗？展现在我眼前的完全是一座新城市。硬面马路、高楼大厦、纪念碑、餐馆，显然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再也看不到昔日的模样了。

我很想立刻去看看当年5月住宿过一夜的地方，那儿有许多断垣残壁。过一会，市行政经济委员会副委员长领我来到一座建筑里，说这就是那个地方。

我不肯相信那是真的，一再照实说明了当时的情景。他笑着告诉我说，那座建筑只剩下了4个圆形窗户，现在盖成的房子用作儿童图书馆，4个窗户照旧留下来了。

我却认为，他以那座建筑做幌子来“骗”我。这回我提议去看当年那座木桥，我想，那木桥会照旧留下来的。

不久，我们坐的车子在宽阔得像马路一样的水泥大

桥上停下来。

虽然没人做说明，然而可以看出那就是当年那座木桥的所在地。我认出了那个地址。

那座木桥哪里去了呢？

这时，千同志讲了朝鲜人广为知晓的崔老汉逛平壤的故事，结果引得大家哄笑起来。那故事说，崔老汉在战后恢复建设时期，相隔10年又带着老伴到住在平壤的儿子家来，起先老汉挺自信地说他认识儿子的家，不料因为大街和房子都变了样，一时竟弄得无可奈何。他们笑着把我比做那个崔老汉哩。

我参观了摆满大型设备的大安重型机械联合企业，海上纪念碑——西海水闸，20层、30层、40层的高楼住宅，再也看不到50年代、60年代的痕迹了。

朝鲜的新貌大大超出了人们所想象的限度！我怀着激动的心情通过这里的朝鲜同志，向全体朝鲜人民说：

“朝鲜不是恢复了原貌，而是建成了新的朝鲜。新朝鲜是朝鲜人民在金日成主席和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以自强不息的创造性劳动换来的硕果。”

### 三 激 情

我来到了一座苫着稻草的三间屋草房，这是一个俭朴的朝鲜农家，旁边盖有牲口棚和库房。

据说，在暗淡的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朝鲜人大多都住在这种茅屋里。

经过精心修缮和保存的这座茅屋，原来就是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诞生和度过童年时代的旧居。

朝鲜人民对它十分珍视，称之为“万景台旧居”。

我走进那小小的房屋。那里摆着朴素、简单的家具和厨房用具。

我访问万景台正是秋天。前来参观的人很多。特别引起我注目的是系着红领巾、队列整齐的学生们。他们的眸子闪着亮光。

讲解员姑娘做完对居室的说明后，又指着柴门说：

“这个齐腰高的柴门总是开着的。我们的伟大领袖金日成主席曾时时从这里出入，他正是跨出这个柴门，为了从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解放祖国而走上山去的。我们的诗人和音乐家都在为这个柴门讴歌。”

金日成主席在13岁时走上革命道路。他决心不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不光复祖国就绝不回还。

他同其他朝鲜人一道渡过鸭绿江，去找投身于革命的父亲和母亲。

金日成同志进行抗日斗争20余年，直到朝鲜获得解放后，才重新走进这个柴门。

他是一个人回来的，他的父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弟弟也牺牲了。他几乎失去了全家亲人，他是多么痛心啊。

他的祖母见他凯旋归来，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便奔出来拥抱孙子。

“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呢？跟你爹妈一起回来不行吗？”

万景台的人们以激动的心情目睹了这场动人的相逢。

讲解员姑娘也怀着激动的心情讲了那个场景，真是扣人心弦。

在我的脑海中突然浮现了我们古巴近100年为争取民族完全独立和自主权而开展斗争的历史的教训。马蒂在自己的一首歌颂祖国的诗中写道：“我若失去祖国而死去，孤独地死去，请你在我的坟墓上插上花束和旗子。”我们的紫铜色皮肤的巨人马赛奥和他们没有任何装备的战士，曾手持大刀同装备精良的敌人决战；伟大的多米尼加——古巴人马克西莫·高迈斯，曾是领导反西班牙殖民主义暴动的大元帅。

从那时又过了很久的岁月后，在马埃斯特拉山上以菲德尔为首的我们的游击队打败了压迫者。可是，现在我们仍要为粉碎美帝国主义罪恶的封锁进行斗争。

朝鲜的万景台和白头山；古巴的蒙卡达和马埃斯特拉山；我们两国——古巴和朝鲜具有同样的光荣历史，革命的火炬使我们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这是世界人民的榜样。我心里想着这些，朝离这里不远的万景台革命学院走去。那里是革命烈士子女学习和成长的地方。

谁都没有忘记这一点。万景台旧居的人们崇高的意

志必须继承下来，白头山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应该继承下去。

国家获得解放后，金日成同志立即派干部到全国各地和中国去，把留下来的革命者和烈士子女带到他的身边来。

起初盖起了普普通通的学校，后来逐渐变成了雄伟的宫殿一般的建筑。那里配备了现代技术设备，从战斗机模型到电脑室，应有尽有，可以学习各个部门的先进技术知识，一切都是为学生置备的。

我从正在学习的学生那里了解到对为祖国的解放和独立斗争过的革命烈士的子女的爱护。女向导告诉我说：

“现在变成烈士子女学习成长的幸福摇篮的这所学校，在它的发展史里蕴含着不屈不挠的革命战士金正淑同志的崇高意志。”

金正淑同志无限热爱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志们的子女。

讲解员接着说，金正淑同志一直为寻找在战斗中牺牲的战友的子女和照顾已回国的烈士子女费心。1947年8月初，她陪着金日成将军来到位于大同郡在京面间里的万景台革命学院临时校舍。她以亲生母亲的心意照料了他们。孩子们大部分从中国东北地区来到了这里，穿着破旧的衣服和鞋，头发也乱蓬蓬的。可是，因为从今以后能够同金日成将军在一起，他们的眼睛发出了欣喜之



光。

金日成将军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叫到跟前，难过地搂在怀里，气氛十分令人激动。他对投在怀里哭泣的孩子们说：

“好啦，别哭啦，很快要给你们做好的衣服穿，还让你们念书……那么一切都会好的。”

金正淑同志抚慰道，现在有金日成将军作你们的父亲，他在照顾你们了。旁边的人们望着这一情景，不禁热泪盈眶。

金日成将军搂抱穿戴褴褛的孩子们的情景，使金正淑同志感到心痛。她对干部们说：

“将军难过得连午饭也没用，心情很沉重。”

金正淑同志为了减轻将军的惦念，自己担起了给他们缝制制服的工作，并按着将军的意图推进了这项工作。她亲自绘制服装图样，还经常到被服厂去。于是，在举行开院典礼之前，给每个学生都发了制服。由于在很短的时间里缝制了大量的衣服，有的稍微做大了一点。说来这也算不了什么大缺点，因为孩子们天天在长，可是金正淑同志却说：

“如果是我亲生的孩子，衣服大点是可以给他穿的。可是这些孩子不能那样对待，他们受了种种苦难的折磨……”

她这么说着，同女工们一道改了那些显得大一点的